

南天竹映雪红

江初昕

祖母家老房子门前的院子里，是一个袖珍的植物园，里面有两株高大的枇杷树，几棵橘子树，一簇郁郁葱葱的紫竹，以及构树和罗皮树，还有各种草本植物。长在石头缝里的野草莓，初夏时节，野草莓长出不少果实来，成熟后摘下吃了，甘甜无比。还有晚饭花，盛夏花开不绝。长长的石藤缠绕在石头上，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

在石头的一侧，有一株南天竹，根深叶茂。南天竹表皮灰褐色，枝干皴裂，一人多高，叶子对称衍生，向外张开，仿佛是搭建一个平台，层层叠叠，层次分明。初夏时节，顶头缀满了密密匝匝的小白花，一批嫩嫩的新枝芽也从树怀里冒出来，娇羞而弱小，紧紧偎依在衣胎里，蜷缩着，探头探脑，不敢面向外面喧闹的世界。在朝露的滋润和雨水的浇灌下，在阳光的抚慰下，怀里的嫩枝仿佛得到了恩宠似的，迅速把枝叶向外面舒展，伸个懒腰，打个哈欠，好像还没有睡够一般。红褐色的枝叶扭动着芊芊细腰，甩头晃脑在风中尽情撒欢舞蹈。要是在细雨绵绵的季节，南天竹细密的嫩枝上会承接无数的小水珠，似含非咀，微风轻荡，枝头上的小水珠滑落在一起，汇集成大的水珠，宛若珍珠一般，晶莹剔透，圆润可人。

南天竹一年四季常绿不衰，即便是到了滴水成冰的寒冬，南天竹依然伫立于寒风中，不亢不卑，就是大雪纷飞时节，手掌般的枝叶托起落下的雪花，把自己埋藏于雪堆里，毅然挺拔。大雪过后，南天竹的枝叶变成酱红色，这是经历风霜雪雨后的历练和蜕变，而顶头的枝头上的果实也在寒风中一点点变化着，先是青中带红，仿佛少女羞涩的脸庞，继而变成浅红、酒红，仿佛愈冷愈发的红得热烈，红得耀眼，红得发亮，红得滋润，红得诱人。那一串串南天竹果实缀满枝头，像一簇簇盛开的花朵，又像一串串红玛瑙，点缀在绿叶丛中更加耀眼夺目。枝头的叶子渐渐泛出淡红色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叶片像秋日的晚霞被全部染红了。这种红色并不像枫叶红霞似火，几乎一夜间便红遍了整个树叶。它是逐步由叶根开始泛红，然后慢慢地染红整片树叶。这种红，红得坚定，红得执着，红得有生气，红得有感染力。南天竹的果实和叶子也不像枫叶在寒冬腊月中逐渐凋零，它傲霜凌雪，经久不落。尤其是在朔风劲吹，大雪飞舞的寒冬，在皑皑白雪中它依然红艳似火，光彩诱人，仿佛向人们炫耀它那不屈的生命之火。

南天竹枝头上鲜红透亮的果实，看中诱人，实则有毒。虽然不能吃，但小时候总喜欢撸下一大把果实来玩，装进口袋里，同伴之间相互抛掷甩打，猩红的果实四处滚落。要是被祖母看见了，连忙摇手制止我们这种鲁莽行为。祖母说，撸掉南天竹的果实，光秃秃的不好看呢！

竹报平安，南天竹虽然不是竹，但叶子形状和竹子极为相像，同样寓意四季平安。当枝头上的南天竹果实红透了的时候，年关将至，那也是祖母最为开心的时候，意味着团聚的日子即将到来，远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和伯父都会赶回老家过年，昔日沉寂的老屋内又将传来朗朗笑声。

桐城谚语里的酒

王章勤

“大月亮，小花狗，捡个铜钱打烧酒；走一步，喝一口，黄老爹爹可耍狗。”烧酒就是白酒，喝着发热，桐城方言说发烧。一个典型乡村老人爱酒的形象呼之而出，一步一口酒，喝到黄老爹爹可耍狗，自己是醉了，我们见到的人也是醉了。

“金角银角，赢钱打酒喝。”打着小牌，赢了小钱到小店打点酒，宛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思，其实不然，这是桐城人在日常的日子里一种休闲的自我享受和生活乐趣。

“喝一生的酒，丢一生的丑；要一生的饭，打一生的狗；吸一生的烟，烫一生的手。”喝酒是武力文化，君不见水浒，不就是喝酒吃肉打架么？喝酒多了，行为自然不受控制，做出一些不文明的事情来，喝酒还是少喝或不喝为好。

“没有好菜招待，只有寡酒一杯。”这是一句桐城人招待人的客气话，没有好菜不一定就是没有好菜，也许很珍贵，桐城人总是谦虚礼让的，君不见桐城六尺巷文化么？其核心就是礼让谦虚。在桐城，无酒不成席，酒总是给人们活跃气氛的。

“忙里偷闲一口烟，苦中作乐一杯酒。”典型的桐城人生活哲学，再忙，抽口烟，舒缓一下劳动的节奏，喝口酒，舒缓一下筋骨的疲劳。苦中作乐，日子韵味长。

“喝酒不醉，喝它爬屁。”喝呀，喝个够，过过瘾，这也是很多人一喝酒就要喝醉的状态，可谓一喝就“醉生梦死”，这也算是一种喝酒的境界了！

“天高不为高，人心比天高；井水当酒卖，还嫌猪无糟。”这是一句典型的桐城人劝人的谚语，用井水当酒卖，不酿酒哪有酒糟，还嫌猪没有酒糟喂，真是人心比天高，做人需要实在守本分，脚踏实地。

“酒肉朋友千千万，落难相助无一

人。”朋友易得，知己难寻。锦上添花的多，雪中送炭的少。在酒肉里辨别不了真心朋友，酒肉朋友还是不交为好。

“酒多人病，书多人贤。”桐城是桐城派的故乡，读书人甚多，早年县城清晨学子读书声不绝于耳，如今读书声更是清晨最美的音乐，读书成了桐城人至高无上的事情，酒可以不喝，书不可不读，还一定要多读，读好。

“饮酒千杯勿计较，交易丝毫莫糊涂。”桐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，桐城人出门在外可以大碗喝酒，但是生意还是按照合同规矩矩矩地来，喝酒可以糊涂，生意绝不糊涂。

“好肥好料上田地，好酒好肉待女婿。”种田人都知道地肥好收成，因此，好的肥料不得浪费，必须用在田地里。好酒好肉也是另一种好肥料，桐城人用来招待女婿，实则是爱屋及乌爱护女儿，希望女婿对女儿好。

酒，有着桐城人民对生活的爱，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与酒融为了一体，所有的日子醇味绵长，令人陶醉。



大白菜传奇

王月冰

天冷，看到超市里堆成山的大白菜，想起多年前生活在南京时，每年冬天都会买一些大白菜摆在厨房旁的阳台上，存放越久越是滋润。记得好友静喜欢烧一道鸡汤芽白，每次在她家聚餐时我都嚷嚷“好吃”。恰好母亲上次送来的一只土鸡还有一些冻在冰箱里，何不自己也烧一道鸡汤芽白？

鸡汤炖了，大白菜往里面一扔，想着定然是火锅一般立刻就能吃，谁知压根不是那味，芽白青涩生硬，鸡汤也似乎染上了一股怪味。

打电话问静才知道，她的鸡汤是将土鸡在砂锅里慢慢熬成，滤渣，那芽白也不是普通大白菜，而是高山娃娃菜。最重要的是，娃娃菜需放进鸡汤中盖上盖子慢火炖上半个小时。果真是佳肴都不简单，只好等母亲下次送来土鸡时再试，于是将剩下的那半棵大白菜随意丢在厨房窗台上。

数日后，却发现窗台上的大白菜开出了两朵金黄的花，南方的冬天不够寒冷，摠不住植物生长的力量。找来小小白瓷壶，把开花的半棵白菜放进去，竟是很美丽的风景，放在进门玄关处的柜子上，临窗摇曳。老公说不知是不是这棵“百财”的原因，这些天他店里的生意特别好。哈，世人的心思真是复杂，一会认为大白菜太过形而下，登不上大雅之堂；一会又为满足物欲的心，把“白菜”喻为“百财”。

当然，在雅致之人眼里，普通的大白菜，也是充满日常里的美好意趣。清代文学家沈三白，一心愿意和夫人一起追求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，大白菜在他手里眼里是优雅的盆景：“黄芽菜心，其白如玉，取大小五七枝，用沙土植长方盆内。以炭代石，黑白分明，颇有意思。”

大白菜还有“清白”的寓意，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的要数齐白石先生。白石先生爱吃大白菜，也嗜画大白菜，画一枚柿子、一棵白菜，叫《一世清白》；画一堆柿子、一棵白菜，叫《事事清白》。画好，寓意也好，怪不得那么多人追捧。

《红楼梦》里也出现过一次大白菜，可它的出现让红学家们很是不屑。这道菜出现在高鹗续写的第八十七回，探春、湘云等来黛玉处小聚后散去，黛玉有些伤感，这时紫鹃给黛玉上了一道火肉白菜汤，火肉，即火腿，红学家们认为这是典型的北方做法，高鹗实在不通南方饮食，更主要的是，大家觉得白菜这样低格调的菜，怎么能配得上黛玉呢？一道汤，就让高鹗逊了一筹，中国的饮食文化，不愧是博大精深。

当然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，寒日里来一锅火肉白菜汤或鸡汤白菜，那是温暖的烟火气。霜降雪落之日，储存了大白菜的厨房，让人觉得踏实。